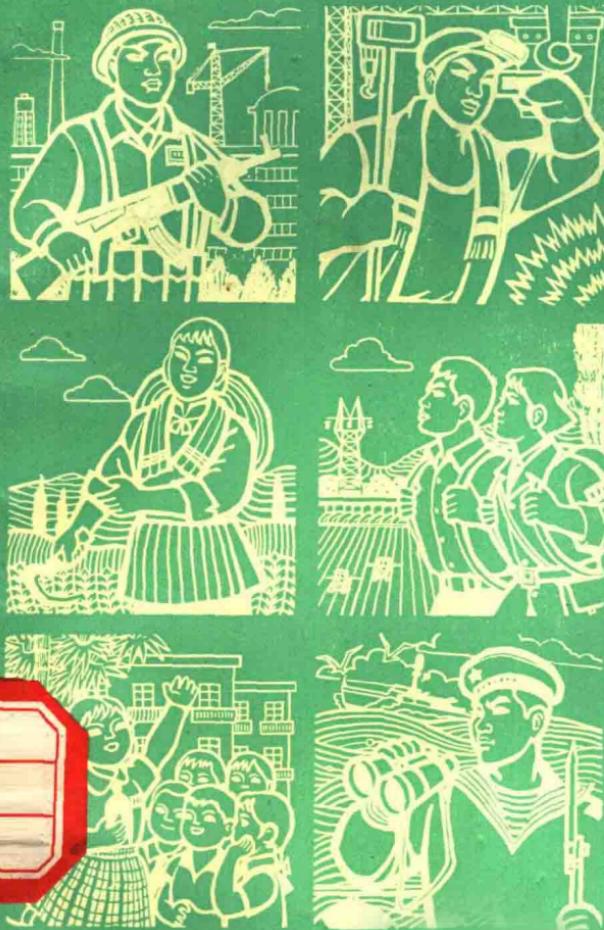


革命故事会

6



上海人民出版社

革命故事会

第六期目录
一九七五年三月

- 威震好望角 钱勤发 张士德 陆宝华(1)
- 主力军 李苗善(11)
- 新工长 梁赞鲁(23)
- 航线 沈开荣(30)
- 战淤泥 川沙县革命故事创作学习班集体创作(41)
- 造屋之前 施海生(48)
- 小故事员王萍 彭浦新村联合职工子弟小学
红领巾故事团创作(84)

《闪闪的红星》电影故事

- 冬子送盐 陈永绩改编(52)
- 刀劈胡汉三 绍兴县红旗公社文化站
革命故事创作组集体改编(57)

• 评 论 •

围绕英雄人物 组织矛盾冲突

- 喜读革命故事《女代表》 李森(64)

喜看雏鹰展翅高飞

——评革命故事《一副红绿旗》 李鸿福 卞祖华(70)

• 经验交流 •

革命故事活动在我校 彭浦新村联合职工子弟小学党支部(75)

在斗争中发展壮大 彭浦新村联合职工子弟 小学红领巾故事团(80)

• 故事员的话 •

学习《闪闪的红星》札记 陈永绩(92)

革命故事会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6)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 字数 64,000

1975年4月第1版 1975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0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 绍兴路 5号) 统一书号: 10171·432 定价: 0.18 元



威震好望角

钱勤发 张士德 陆宝华

一轮红日从东方升起，灿烂的阳光照在印度洋的洋面上，“嘶——”发出万道金光。

“波——”，汽笛长鸣！一艘飘扬着五星红旗，崭新的万吨级远洋货轮“金光”号，劈风斩浪，英姿飒爽向前方。这艘万吨级货轮全长一百六十五米，宽二十点五米，看上去有五、六层楼房子这样高，主机采用九千五百匹马力船用柴油机。

“金光”号的外形非常漂亮：银灰色的船体，墨绿色的甲板；驾驶室前面有视野宽阔的玻璃窗，四周配上“克罗米”的镶条，银光闪闪；奶黄色的主桅杆高插云霄，桅杆顶上的五星红旗给太阳光一照格外光彩夺目；船头的两侧，有两个黑漆大字——“金光”，字体饱满，刚劲有力。

“金光”号，是一艘全部用国产设备装配起来的万吨级远洋货轮。是一艘为国争光的争气船。几个月前头，广大海员工人和造船工人通过激烈的斗争取得了“金光”号的远航权，这次满载着支援兄弟国家的大米，在斗争中进行第一次远航。

在宽敞明亮的驾驶室正中，悬挂着毛主席的画像。玻璃窗前面，站着一个人：五十岁左右的年纪，头发花白，身材魁

梧，四方面孔，一对眼睛炯炯有神，眼梢旁边，有几条皱纹，一望而知，是一位饱经风霜、经验丰富的老海员。他就是“金光”号的船长，党支部副书记方雷同志。现在船长和政委并肩而站，他俩同时在思考着一个问题：虽然党支部作出了继续向好望角进军的决定，看来还有斗争，要用铁的事实来彻底批判崇洋媚外的错误思想。

这时驾驶室的门“轧儿”轻轻推开，踏进来一个人，雪白的面孔，戴一副眼镜，头发梳得蛮光，一双皮鞋擦得澄亮，他是啥人？就是“特别顾问”姓姜单名一个雨字。姜雨对党支部的决定保留意见，现在他特地来寻政委、船长。“我要再次提醒你们，航海史上，多少洋船在好望角上摔了跟斗，这些洋船上装的是名牌主机。同志！‘金光’号的主机是芦席棚里造出来的土机器，质量哪能比得上外国名牌主机，而且已经连续航行了几十天，目前接近好望角，我实在担心。”

政委、船长看了一眼姜雨。这个“特别顾问”是远洋局派来参加远航的，名义上是为了积累远航数据，实际上他拿了一本小簿子，东看西听，对国产主机、导航仪器设备，叫横看不放心，竖看不称心，总想鸡蛋里面寻骨头，象牙筷上扳雀丝。就是这个姜雨，满脑子的崇洋思想，百般阻挠国产船跑远洋，造船工人和海员工人同这种错误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老船长对新生事物出自肺腑的热爱，激动地对姜雨讲：“‘金光’号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是高山上的劲松，风暴中的雄鹰，决不是暖房里的花朵，好望角风浪的考验，是一个极好机会，‘金光’号就是欢喜斗风浪！”“老方！不能拿国家财产当儿戏，考虑问题要全面一点。你是船长，稳重很要紧啊！”“姜雨同志，

我不同意你这种讲法，革命的道路从来是不平坦的，我们就是要顶着风浪向前闯！”

这时候大副和气象员走进了驾驶室。气象员的面色有些紧张：“报告船长，气象预报有低气压从西而来，好望角前洋面上将出现八级以上大风！”驾驶室里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

船长接过报告再仔细看了一遍，慢慢地抬起头来：“八级以上大风？”

姜雨心里明白，气象预报起了作用：什么“金光”号嘛是新生事物，就是嘛喜欢斗风浪？现在风浪来啦！好一望一角，有八级以上大风，方雷啊方雷，国产“金光”号第一次远航，看你敢不敢再开顶风船？还是快点下道命令进港避风。

老船长炯炯有神的双眼，盯住前方打过来的每一个浪头，思潮起伏；英雄的造船工人和海员工人，贴出了大字报：“我们要革命，‘金光’要远航！”但是姜雨和局里某些人大讲啥：“国产船，国产主机不可靠，只能跑近海，不能走远洋，若是要远航，必须换上进口主机、导航设备等五大件。”通过斗争才争取到“金光”号的远航权。现在面临着好望角前八级以上大风，是进还是退？原则问题决不能含糊！

老船长庄严的面容，使人感到有一股不可战胜的力量。政委亲切而有力地对老船长说：“老方同志，有党的正确领导，群众的支持，你下命令吧。”老船长激动的眼光望着政委，决不辜负党和同志们的期望，双眉一挑，果断地发出了命令：“前进三！”“金光”号顶着风浪奋勇向前！姜雨万万想不到，老船长会下这道命令。真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越想越吓，越想越怕：“政委、船长，目前的情况，就是洋船洋机，也只能进避风港，同志，国产船、土机器，第一次远航，要尊重科学，

不能蛮干！不能铤而走险，出了问题我们担当不起！”

老船长感到姜雨的言论是代表了造船工业两条路线斗争中的错误思想，必须针锋相对：“姜顾问，从造船要出千身汗，到交船要过万重关，还有什么项目没有反复检验过，这些你是清楚的。交船的时候，有人挖空心思想出怪题目，进行刁难，但是我们‘金光’号的主机是过得硬的。这次远航从上海港开出到现在，主机性能始终良好，这就是我们向好望角进军的科学根据。‘金光’号是党的，人民的。我们海员工人一定开好这条争气船。”姜雨这时候有点气急败坏，急促地讲：“老方，我反对你的决定！”政委坚定地回答：“党支部坚决支持老方同志的决定！”这时候轮机长老顾走进了驾驶室，双手拿大红纸一举：“政委，船长，我们轮机部全体同志坚决支持党支部的决定！”只见大红纸上三个大字：决——心——书。下面四句诗：

海员工人志气壮，红心一颗向着党。

八级大风何所惧，好望角前斗风浪！



署名是：“金光”号
轮机部全体革命船
员。

政委、船长含
着热泪，收下了轮
机长送来的决心
书。

大副再也耐不
住，向姜雨开了一
炮：“你身为特别顾
问，到底顾问些什

么？简直是绊脚石！”姜雨气得眼镜片上全是气水，心里想这顶帽子倒不小——绊脚石！嘿，我不承认绊脚石，我是特别顾问！他摸出了小本子，撕下一页，拿出钢笔，写好了一张电报草稿，这张草稿叫啥自己也看不懂。为啥？因为气得手发抖，所以写出来的字东歪西斜，实在不象样子。他推了一下落到鼻尖上的眼镜：“不管你们怎样讲，我是顾问，我要向局领导汇报，我要发电报！”说完就要朝电报间跑。

老船长大喊一声：“姜雨！”姜雨听到船长的声音象发命令一样，只好立定。

政委十分严肃地说：“没有党支部的批准，任何人不准发报！”“我……我……我现在声明：‘金光’号出了问题，你们要负全部责任！”

“天塌下来我们顶得住！”船长的声音象铁杵敲在金钟上一样的洪亮。

姜雨想：你们一意孤行，“金光”号是铁还是钢，好望角上见分晓。船长向轮机长布置了向好望角进军的具体措施。老顾立刻回去向同志们传达，投入紧张战斗。

现在远处黑云翻滚，好望角风浪的前奏曲吹响了。突然大副向船长报告：“雷达荧光屏上发现白点！”“距离多少？”“五十浬左右。”五十浬是一句极平常的话，但却使大家的心激烈地跳动着。船长看着荧光屏上的目标说：“是一条船。”大副高兴得跳了起来：“我们的国产雷达显威风了！能够探测到五十浬以外的目标，达到了先进的水平！”船长的眼光扫了一下姜雨：“我记得有人讲过，国产雷达样子蛮好看，其实还不及望远镜，好比亮眼睛子。”大副的喉咙象高音喇叭：“啥人讲的？闭了眼睛讲瞎话，十足的洋奴哲学，叫他睁开眼睛看看！”姜雨想

这句话是我讲的，这只高音喇叭是在对我广播。他再看看荧光屏上的目标，在事实面前有啥好讲。洋奴哲学，帽子倒又多了一顶。

几个小时以后，荧光屏上的目标在望远镜里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果然是一艘洋船。

船长微微一笑：“姜顾问，你来看看。”说完要把望远镜传给姜雨，姜雨急忙摇手：“用不着，用不着望远镜。我看得很清楚，是一艘洋船。”政委风趣地说：“姜顾问，你的眼睛看洋船，倒比望远镜还灵，为啥看国产船就不灵了呢？”

姜雨面孔涨得通红，拿出了手帕擦了一擦额角上的汗水，顺便遮一遮这张尴尬的面孔。老船长望着前面的洋船，眼梢旁边的皱纹，微微一震，有力地命令：“加速前进！”

“波——”汽笛一声响，震得大海也要抖三抖。主机发出刚劲有力的“隆隆”声，“金光”号象一匹脱缰的骏马，以每小时二十浬的速度，劈开浪峰，穿过浪谷，飞奔向前。

洋船看到“金光”号劈波斩浪的雄姿，想反超我们，可惜马力已经开足，只有拚命加油，但是毫无用处，加进去的油不能充分燃烧，烟囱里黑烟直冒，汽笛拉出来的声音极难听：“呜呼……呜呼”象极叫。姜雨气呀，拉啥汽笛呢，象坏唱片一样，多少刺耳。同志们看在眼里，只觉得扬眉吐气。姜雨想洋船是否会再追上来，回过头来向后面一看，“啊？”吓了一大跳。洋船不但落后一大段，而且桅杆上挂了两只大黑球，这表示主机出了严重故障，失去控制能力，已经开不动了。原来洋船拚命开足马力，主机超出了负荷，吃不消了，出了大毛病。好象人挑担子一样，超过了份量受了内伤。政委严肃地指出：“看来洋的东西并不是样样都好，不能盲目崇拜，更不能跪倒在洋人

脚下。”老船长以洪亮的声音讲：“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为了保证好望角战斗的胜利，政委、船长深入现场，对关键部门进行严格检查。老船长走进了轮机舱，主机发出了有节奏的声音。只见轮机长老顾满头是汗，伏在主机上，侧耳细听是否有丝毫可疑的声音。解放前，老顾在外国老板的船上干了十几年，受尽了帝国主义老板的欺压。他热爱新中国，热爱国产万吨轮。主机是全船的心脏，在远航前一次总检查中，一位船厂老钳工，赤了膊穿一条短裤，钻进发热的汽缸，进行检查，出来时，这位老钳工，浑身是油，他笑咪咪地说：“万匹机汽缸壁光滑得象镜子，磨损情况很正常，远航保证不会有问題。”当时老顾握着这位老钳工的手说：“老同志，请放心，这万匹机就是我的心脏。”从此以后，老顾把自己的心贴在万匹机上，把万匹机养护得非常好。船长拿出了毛巾，替老顾轻轻地擦掉了头上的汗，心里想，有这样的海员工人，天下还有什么闯不过的艰难险关。

船长来到了救生艇甲板，抬头一看，只见十多米高的铁扶梯顶上有两人在检查架空天线，啥人？二副和水手长小王。

在远航前，小王患阑尾炎动了手术，可以休息七天。二副也早已做好结婚准备。但是他俩为了参加远航，小王只休息了三天就上了船，二副主动推迟了婚期。这两人一专多能，专拣重担挑，主动承担维护天线的“份外事”。甲板上浪花飞溅，老船长面对浪头打过来的方向，注意着高空作业同志的安全。

二副首先下扶梯。小王跟着下来，一只脚刚刚踏上甲板，一个浪头从后面打过来，老船长看得很清楚，大喊一声：“小

王，危险！”只见小王给浪头卷住抛向船舷，二副要想抢救已经来不及，小王顷刻就有被抛进大海的危险。老船长凭他丰富的经验，早已判断好浪头是从对面而来，他右脚迈开一大步，粗大的双臂同时向两边分开，浪头卷着小王迎面打来，老船长伸开双臂，把小王拦腰抱住，虽然浪头来势很猛，但是船长象铜浇铁铸一样，双脚不动分毫。

水手长小王和二副望着老船长关心的面容，激动地说：“船长，天线情况很正常，保证通讯仪器正常工作。”船长满意地点点头，心想，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新中国的年青一代正在茁壮成长。

刚刚从轮机舱出来的姜雨，方才的情景全看在眼里，觉得这些同志的精神可嘉，不过太冒险了，要是在避风港就没有这种危险了。姜雨也忙得很，他这里听听主机，那里看看各种设备，但都在正常工作，呒啥好记，小簿子上还是空白。突然他想到底舱里的大米，会不会船舱进水受潮？气温变化这样大，会不会霉烂变质？想到这里，朝米舱跑去。他对米舱四周的密封一检查，情况很好，再对指示窗里的温度计、湿度表一看，反映正常，“啪”电钮一揿，抽风机转了起来，抽出来的风夹着大米的香味，闻上去香喷喷，姜雨的心里“别”一跳，想不到船舱的水密、通气性能这样好。他刚刚关上电钮，船长、政委来到了他的面前。船长笑了笑问：“姜顾问，辛苦了，大米香吗？”姜雨很尴尬：“我是顾问嘛，应该多关心一点，大米情况……很好。”“你以为大米要放汤了吧！”“老方！你不要开玩笑，这种思想是错误的，要批判。”政委接着讲：“姜顾问，你来得太晚了，我们早已检查了几遍！”“是啊！说明我顾问没有当好，要向同志们学习。”政委看了一下姜雨几乎笑出来：“姜顾问，看

来国产船的质量真不错啊！”姜雨一听心里想：喔唷！这句话叫我怎样讲呢？这时一个浪头侧面打来，船身一晃，姜雨人一歪，老船长伸出手一把托住姜雨，总算没有跌倒。“姜顾问，立立稳，跌下去要头破血流啊！”姜雨明白老船长这句话是一语双关。

现在，“金光”号离好望角越来越近，风浪也越来越大了。好望角是世界上著名的航海天险，有这样几句话：好望角天无三日晴，海无三日宁，好望不好过。耳听是虚，眼见为实。好望角上，狂风怒吼，恶浪翻滚，大风在整个洋面上掀起万顷狂涛，好象万匹发狂的野马，咆哮奔腾而来。浪乘风势，风助浪威，雷电交加，雨雾茫茫，整个洋面在激烈地动荡，“呼——，轰——，刹——，括啦——啦”，浪头简直象一座座小山压过来，从船头越过船身，打到后甲板，足足有一百多米远。

驾驶室里，政委手拿电话，听取全船各部门的汇报。老船长双手紧握望远镜，威武挺拔，象一位身经百战的司令员，正指挥着一场重大的战役。只见“金光”号象一条巨龙，翻江倒海，一会冲上几丈高的浪峰，马上又穿进几丈深的浪谷，忽左，忽右，既是勇猛，又是灵活。面对着狂风恶浪，全船革命同志紧紧团结在党支部的周围，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用。好一派干群上下心一条，团结一致斗风浪的生动景象。“金光”号用战斗迎来了黎明的曙光。老船长挺立船头，敞开衣襟。海风吹来，衣襟“啪……”飘个不停。政委激动地说：“同志们，在伟大的中国工人阶级面前，大海低头了，好望角屈服了！”同志们再回头看看好望角，显得十分渺小。远远传来的好望角洋面上的风呼海啸的声音，好象在和同志们说：“中国工人阶级了不起！中国造的万吨轮了不起！主机连续运转了五百多小

时，顶着八级大风巨浪胜利冲过好望角，我输了，我服帖了。”

姜雨看看老船长，看看同志们，面孔上一阵热辣辣，手伸到裤袋里要拿手帕的时候，不小心把电报稿子带了出来，一阵海风把稿子吹进了汪洋大海。

老船长看了看姜雨，对全体革命船员同志说：“‘金光’号闯过了好望角，但这是万里长征第一步，我们要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革命航程，顶风破浪，继续前进！‘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波——”，“金光”号劈风斩浪，英姿勃勃，驶向前方！



主力军

华东电管局革命
故事创作学习班 李苗善

这是一个初春的早晨。上海东风变压器厂党总支副书记李长宝给生产组布置好工作，刚刚走进办公室，人还未坐定，就听见桌上的电话铃响了。他抓起耳机一听，原来是总支书记老杨从局里打来的电话。老杨告诉李长宝，局里举办的干部读书班要延长一个星期，原来决定在本星期六召开的全厂批林批孔交流会，要李长宝负责抓一抓。李长宝他今年年纪四十五，分工负责生产组，抓起生产劲头粗。现在听到老杨暂时不能回来，心想：我这个一向负责抓生产的，要组织筹备一个全厂交流大会，感到有点为难。怎么办呢？李长宝脑门一转，自言自语连声说道：“有了，有了！”啥事体？照李长宝的想法，写稿子，搞批判，不比力气活，总得靠那些吃过几年墨水饭的人才行。因此，他手指头扳来扳去，觉得还得靠厂里几个“秀才”。

突然，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一个妇女健步走了进来。李长宝抬头一望，只见来人两鬓灰白，额角头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上身，穿一件藏青色两用衫；脚上，着一双布鞋；看上去有

五十岁左右年纪。她就是伙房炊事员、厂理论组组员共产党员沈秀芬。大伙都亲热地叫她秀芬阿姨。

李长宝一见秀芬进来，忙问：“秀芬阿姨，你找谁！”“我就找你。”秀芬在李长宝对面坐了下来。“老李，局里读书班延长了，老杨暂时回不来，厂里批林批孔交流会，由你负责，照常举行。”李长宝一呆，想我刚接到电话，她怎么就知道了。便问：“谁告诉你的？”秀芬笑笑说：“是老杨。”“噢！我明白了，是你到局里开会时，老杨告诉你的吧！”“对，我就为这事来找你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前两天，她代表厂理论组参加了局里的批林批孔座谈会。会议结束那天，老杨告诉她厂里原定准备召开的批林批孔交流会，照常举行，让她带个信给老李。当天晚上，她就去找伙房的同志及时传达了座谈会的精神，同时，又同大家一起商量怎样以战斗的姿态参加这次厂里的批林批孔交流会。今天一早，供应完早饭，她就到总支办公室找老李请战来了。现在，就听秀芬阿姨在说：“老李，批判发言我老太婆也算一个。”李长宝惊疑地瞪大了双眼望着她。你秀芬阿姨烧饭、做菜样样能干，可要捏笔头、做文章，要把孔孟之道批深批透，恐怕就没那么容易。“秀芬阿姨，批判孔孟之道可不象你烧菜，油一倒，盐一放，炒一炒就可以吃。那些别别扭扭的东西，没有……嘿！俗话说，打铁要有铁锤，说故事要凭口才，这做文章嘛，那当然……”

“你是说我老太婆不是这号料？”秀芬忍不住打断了李长宝的话。

李长宝无法，只好以领导者的口气说：“我是从全厂的批林批孔运动来考虑，这是开全厂交流会，不是你们班组批判会，总要拿出象样一点东西来。”就在这时，门“嘭”地一声被推

开，秀芬阿姨的徒弟、人称“尖嘴姑娘”的晓红一步跨进办公室，她两根小辫上结着两只墨绿色的蝴蝶结，两只眼睛忽闪忽闪地说：“老李同志，我师傅是代表伙房来请战的，她一定能把孔孟之道批深批倒！”

“那……”李长宝觉得很尴尬。晓红见他犹豫不决，忙指着墙上的一幅画说：“你看，这上面写着‘工农兵是批林批孔的主力军’，你不能只在口头上承认，而要在行动上落实啊！”秀芬阿姨又说：“老李，近来，从阴暗角落里刮出一股阴风，说啥‘大老粗’批判孔孟之道是汽车爬大树——瞎搞。我们要狠狠地回击它才行。”李长宝看秀芬态度这样坚决，心想：她们有这样的积极性，我怎么好一意阻止呢？便说道：“好吧，你就代表伙房发言，批判孔老二的‘仁者爱人’。”“好！”秀芬高兴地拉住晓红的手就走。李长宝不放心，又叫住了她：“秀芬，这几天你就别到伙房去了，好好准备，早点把稿子拿出来。”“我保证完成任务。”说完，秀芬和晓红高高兴兴离开了办公室。

秀芬接受了任务后，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更加认真，研究儒法斗争史和整个阶级斗争史的历史经验更加刻苦。这两天来，她同晓红一起，总要学习到深更半夜。现在秀芬和晓红正在区图书馆查阅资料，研究问题。只听秀芬在问晓红：“晓红，这几个啥字？”“焚书坑儒。”“是啥意思？”“焚就是烧的意思，坑就是埋的意思，是说秦始皇对反动儒生采取的烧书和镇压措施。”“噢！姑娘，我明白了。那你知道不知道为啥反动派都要攻击秦始皇‘焚书坑儒’呀？”“这……”停了片刻，又听秀芬提高嗓门说：“这里有门道呀，记得小时候，我看过去一出戏，那里面说秦始皇是一个‘暴君’，现在才晓得，那都是一些别有用心的家伙强加给他的罪名。其实呀，秦始皇是个很有本事

的人，他把本来分散的六个国家合并成一个国家，搞中央集权制，杀了那些奴隶主阶级复辟势力的代表。还统一了文字、尺寸、斤量。可是，就有人骂他‘残暴’。一九五七年反右那阵子，厂里的右派分子刁克礼就叫嚷说我们镇压反革命太多了，现在，林彪又恶毒攻击我们‘执秦始皇之法’，你想想看，他们的腔调为啥这么象？……”就在这时，只听见“砰砰砰”的敲门声，这么晚了还有谁到图书馆来呢？图书馆管理员开门一看，来人原来是李长宝。李长宝来做啥？来找秀芬。原来今天晚上厂革会工作会议上，厂政宣组向他汇报，说批判稿除了秀芬阿姨一篇，都已交来。李长宝听到秀芬的稿子没有送来，时间倒已经两天过去了，心里蛮急！我第一次主持这样的会议，眼下时间又紧，假使秀芬那篇稿子不落实，交流会砸了锅，那我怎么向群众和老杨去说呢？开完会，他处理完手头的一件急事，急匆匆赶到秀芬家里，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一看，秀芬不在家，问她的孩子才知道，秀芬和她的徒弟晓红到图书馆去了。李长宝两道眉毛一皱：“此刻到图书馆去找材料，还不是临时抱佛脚。”等他赶到区图书馆，那里已经关门了。李长宝拔脚正想走，发现阅览室的灯光还亮着，隔窗一望，秀芬正戴着一副老光眼镜和晓红在灯下孜孜不倦地讨论、学习哩！李长宝踏进图书馆，从管理员那里知道，秀芬从批林批孔以来，经常到这里翻图书，查资料，很晚才离开。管理员被秀芬刻苦学习的精神所感动，每天破例延长时间。但他得知秀芬的批判稿连开头还没写好，心里却有些火了。眼下，他要的是稿子，这学习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他走到秀芬和晓红身边，看到秀芬面前放着一堆资料，在一本《哥达纲领批判》书上，圈圈点点划了不少杠杠。便说：“秀芬阿姨，别人都把稿子交到政宣组